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汝信

汝 信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RUXINWEN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汝信文集/汝信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791-2

I. 汝... II. 汝...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75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廖健华

装帧设计 姜明 明 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汝 信 文 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0 插页 8 字数 483 8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791-2/B·54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 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进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沈信

汝信

小
传

汝信,1931年出生,江苏吴江人。教授。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6年攻读著名学者贺麟先生黑格尔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78年晋升研究员,任哲学所副所长。1981—1982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2—1998年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学术机构中曾担任的主要职务有: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以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韩国启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等。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黑格尔范畴论批判》(与姜丕之合著,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西方美学史论丛》及《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西方的哲学和美学》(197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美的找寻》(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外还有译著多种,并主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世界文明大系》(12卷)和《当代韩国》(季刊)等。

自序

这个文集是我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发表的文章中编选而成的，可以算是我在这些领域中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一个记录。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思考和探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领教了哲学和美学之难。这一苏格拉底式的回答决不是出于自谦，而是因为我认识到虽然谁都可以谈哲学和美学，但要真正懂得又是谈何容易。

其实，我开始和西方哲学与美学打交道也是多少有点偶然的。已故的周扬同志说我是研究“黑学”的，这大概是因为我在 50 年代当过贺麟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曾经在他指导下学习黑格尔哲学的缘故。实际上，我是半路出家，原来学的并不是哲学。我在解放前夕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的是政治学，副修经济学。在大学里不仅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著作，而且连一般西方哲学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徐怀启先生讲的“哲学与宗教”课程，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所受的全部正规的哲学训练了。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会去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后来怎么会走上这条路，用我们的职业用语来说，也许是由于所谓“历史的误会”吧。

关于这段往事，我曾在一篇带自述性的文章里有所叙述：

“1950 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

丢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战役结束转移到后方，却意外地发现，在出发前轻装时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就成为我当时在朝鲜战场能利用来提高俄语水平的惟一工具。这样，由于偶然的机会有，我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我学俄语不久，要读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防空洞里微弱的烛光下，我逐字逐句地啃，反来复去地琢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有时简直是猜。这样硬啃生吞的结果，不仅逐渐增加了我对这位‘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并油然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越来越使我对哲学和美学发生了兴趣……现在回忆起来，在朝鲜战场上度过的几年实在是我的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955年我从朝鲜回国，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这个部门的任务是组织科研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派遣留学人员和实施刚颁布的副博士研究生条例。当时党正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广大科研人员热情高涨，在耳濡目染之下，我也萌发了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凭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干劲和勇气，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搞起研究和翻译工作来了。那时我除了发表过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外，还没有写过哲学文章。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文，寄给《文史哲》杂志，因为有同志告诉我这家刊物是最关心支持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这篇幼稚的习作居然承蒙采用，这就大大增强了我研究哲学的信心。我真正开始学习和研究哲学，还是在我投考贺麟先生指导的副博士研究生之后。按我过去在大学里所学的专业，本来打算投考经济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专业，但有鉴于列宁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觉得还是应该先学习掌握正确的方法，因此下决心到哲学研究所跟贺麟先生学黑格尔辩证法。贺先生收下了

我这个哲学根基很差的学生,要我系统地从头开始阅读从古希腊到西方近代的哲学史上的重要原著,当然更着重指导我读黑格尔的一些主要著作,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小逻辑》和《美学》。黑格尔的体系包罗万象,气魄宏大,思想丰富深刻,使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精神现象学》晦涩难懂,其著名的序言是贺先生逐字逐句向我们讲解的。这部著作正如马克思所说,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可称得上是辩证法登峰造极之作。在所有的西方哲学著作中,它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我把它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一起,并列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精神的光辉体现。当时《小逻辑》已经有了贺先生的译本,是我最花工夫反复熟读的黑格尔著作,它使我了解什么是辩证法,但说实话,我并不十分喜欢它那种抽象的逻辑范畴推演方式。我个人更赞赏黑格尔的《美学》,它对我的启示是理论研究必须有广阔的历史感和历史视野,必须重视历史,根据大量实际材料说话,否则就容易沦为空谈。那时朱光潜先生的流畅的《美学》中译本尚未出版,我只得利用英译本啃了一遍,觉得似乎还有一点收获,可以写篇东西把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一比较研究。这个想法得到贺麟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文章写成后,由他作了认真的审阅,并推荐给《哲学研究》发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是我的第一篇美学史论文,它和我后来写的《黑格尔的悲剧论》都是这个时期钻研黑格尔《美学》的结果。可以说,我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兴趣就是从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的。

1958年,我结束了研究生的学习,留在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这时我已经深深地陷入西方哲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放弃了原先打算回过头来研究经济学的念头。在西方哲学史领域内涉猎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到德国古典哲学以至杜威的实用主义,都曾是我研究探讨的题目。不过我的主要

兴趣还在于从西方哲学史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渊源,特别是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发展。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不少文章是姜丕之同志和我合作写成的,他是长期在理论宣传和新闻战线上工作、富有革命经验的老同志,却下决心转行到科学院研究西方哲学,他的那种刻苦钻研的毅力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问题的精神,使我在合作研究中获益良多。除了我的导师贺麟先生外,西方哲学史组的其他一些曾在西方国家留学研究哲学的老专家如杨一之、王久兴、温锡增、管士滨等先生,也在研究工作中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导。他们的丰富知识和高深的学术素养,令人敬佩,我作为西方哲学史组学术秘书,常向他们请教学术问题,总能得到比较满意的解答。说实在,在50—60年代,政治运动不断,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的时间很少,我在这个时期写的一些文章都是利用运动间隙挤时间完成的,有的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急就章,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次选了部分文章编入文集,除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外,对内容未作更动,以保持原貌。实际上,人的认识是随着时代而变的,我对一些西方哲学家的看法前后也有所变化。通过这次编选工作,我觉得重新检查一下自己过去写的文章,认真地想一想其中有哪些失误,吸取经验教训,对提高认识是很有好处的。可是,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一种意见,仿佛过去对西方哲学的一切批判都错了,从柏拉图到杜威都不该批判。我认为,如果这样看问题,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要改造整个旧世界,就不能不批判地对待旧世界的哲学思想。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批判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充分说理的、科学的,这种批判绝对不应被曲解成打倒一切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它决不是对以往哲学文化的简单的全盘否定,而应该是辩证的否定,也就是在批判对方的同时吸收和继承对方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扬弃对方、使自己丰富和发展起来并超越对方。我觉得,目

前的理论研究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多了，而实在是太少了。

50—60年代可以说是我在哲学研究生涯中的学徒时期。读书十载，似乎刚刚摸到一些门道，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研究工作陷入停顿，使我白白浪费了十年最好的年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噩梦中醒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思想路线，帮助我们挣脱长期以来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思想枷锁，看到展现在科学研究面前的大片新天地，真有如获新生之感。重新拿起笔来，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进行反思，为拨乱反正做一点事。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平反，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似乎没有引起什么不同意见。另一篇文章试图对历来受批判的人道主义作重新评价，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则引起了不少异议，虽然当时得了奖，却也受到了批判。现在事过境迁，可以比较客观地评论其是非得失，因此还是把这篇文章选入文集。我写这篇文章是有缘由的。在60年代反对修正主义的高潮中，我参加周扬同志主持的反修写作组，其任务是写一本书，彻底批判人道主义，挖掉修正主义思想的“根子”。经过将近两年的紧张工作，认真地钻研了许多马恩著作，编选了不少有关的资料，也写成了一个初稿，但最后“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这本书流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扬这位理论界反修的领导人自己也被打成“大修正主义分子”，而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主持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也被诬之为“假批判”。经历了文革的风雨，目睹了许多人蒙受的惨无人道的遭遇，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使我怀疑我们过去对人道主义的那种简单粗暴的高调批判究竟起了什么效果，究竟是否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吸取一点历史教训，那么这些文革中的无辜牺牲者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岂不是白费了吗？

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面,我又重新拣起了黑格尔。这时青年黑格尔进入了我的视野,成为研究的重点。这是受了贺麟老师的启发和影响。贺先生在晚年花费很大精力研究黑格尔早期思想并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一书,他曾对我说,他一辈子研究黑格尔,但涉猎黑格尔早期著作却较晚,经过钻研才发现这是解开黑格尔哲学秘密的真正钥匙,不了解青年黑格尔,后来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完成了《青年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这篇长文和关于青年黑格尔论劳动和异化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都经贺先生审阅并提过意见,现在选两篇收入文集,也是表示对老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对青年黑格尔也许有一种偏爱,总觉得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洋溢着辩证思想的青春活力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比他思想“成熟”后充当普鲁士官方哲学家为现实辩护的理论要高超得多。有的研究者说,青年黑格尔在精神气质上更亲近青年马克思,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文革后研究的视野更开阔了。过去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探索从康德、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上,这确实是人类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转折,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西方哲学史家所说的这样或那样的“转向”。但是我感到研究黑格尔还应该注意黑格尔之后发展起来的另一条相反的思想线索,那就是以突出个人为特征的社会哲学思潮。雅斯贝尔斯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当时尼采研究在我国已停顿多年,被视为“禁区”,而克尔凯郭尔则鲜为人知,连他的著作在国内也不容易找到。80年代初我有机会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那时哈佛哲学系可说是名家荟萃,蒯因虽已退休,但仍常来校讲课,罗尔斯和普特南正当盛年,然而不知为什么当代美国哲学总引不起我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很惋惜没有充分利用向他们请教的

机会。一年内我利用怀德纳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去研究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克尔凯郭尔的几本主要著作就是那时读的,可是哈佛并非研究这两位哲学家的合适的地方,所以研究水平也难以有大的提高,现在收入文集的有关文章只能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罢了。

关于研究西方美学,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为《美的找寻》一书所写的序言里,我简略地叙述了看法演变的过程。过去我曾迷醉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们所精心营造的美学体系,后来却越来越感到其局限性,逐渐认识到由高度的哲学思辨所构建出来的那种宏伟的体系虽然令人赞叹,它本身的价值不亚于一件艺术品,却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美学问题。记得克尔凯郭尔讲过这样一个俏皮的比喻:有人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此地熨衣”的招牌,但拿衣服去熨时却发现这原来是一家专门出售各种招牌的商店。当我们面向无限丰富多彩的现实时,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却往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也曾试图到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却总是失望和困惑多于收获,再也引不起我过去对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那种热情。我终于领悟到,研究美学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单从哲学家的书本中去讨生活。这就促使我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去研究美学,那就是直接面对人类创造的艺术作品、结合个人鉴赏的体验去进行美学的探索。这样就陆续写了一些论西方艺术和艺术家的文字,现在从中选了几篇收入这个文集,也算是聊备一格吧。

以上我结合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工作中走过的道路对收入这个文集的一些文章作了简单的交代。在这期间,特别是在 80 年代“不务正业”担任社会科学院行政工作以后,专门从事哲学和美学的研究的时间很少,虽然也杂七杂八地写过一些文章和政论,却没有什么学术建树,实在愧对师辈。这类文章没有收入文集,特此说明。此外,我在国际会议和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论文,都未

在国内用中文发表,这次从其中选了三篇按发表时的原文刊载于后作为附录,或许还可供参考。

是为序。

汝 信

2005 年 3 月

目 录

自序	1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	1
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	
——兼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的哲学基础	23
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兼论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批判	77
黑格尔的悲剧论	124
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	165
柏克美学思想述评	183
青年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	207
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	
——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	272
罗丹博物馆参观记	288
黑格尔与谢林的决裂	296
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	
——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	314
论别林斯基的艺术观的转变和发展	327
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述评	371
论尼采悲剧理论的起源	

——关于《悲剧的诞生》一书的研究札记之一	411
尼采的美学思想	436
《吃土豆的人》的启示	
——参观凡高博物馆有感	470
永恒性的追求	
——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化艺术遗址考察纪行	481
美的找寻	549
MIND AND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 HISTORICAL SURVEY	554
L'UNITÉ DE L'HOMME DANS LA PHILOSOPHIE CHINOISE ANCIENNE	570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HUMANITY	609
主要著作目录	625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俄国革命思想史上,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时说:“在上一世纪 40—90 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①在这些进步思想家中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努力从西方学习革命理论并试图把它应用于俄国的最卓越的人物。

尼古拉·迦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沙皇政权和农奴制度的死敌,资本主义的热烈批判者,农民群众利益的坚决捍卫人,是以伟大的思想家出现在俄国文坛的。他继承了以赫尔岑和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最优秀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传统,把俄国革命思想发展到空前的高度。他的主要活动时期为 1855—1863 年,在这不到十年的期间内,他写出了一系列光辉的著作,无论在哲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美学上都发挥了极其杰出的创见,他的令人炫目的才华,他的思想的明晰和深刻、言语的尖锐,就是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惊倒。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的著作“予俄罗斯以真正的光荣”。罪恶的沙皇政权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监禁和流放了二十七年,在这近半生的期间内,他的坚贞不拔的性格,他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使他成为好几代俄国革命青年的崇拜人物。民粹派运动把他奉之为思想前驱,他对以后俄国革命思想发展的影响的确